

學 匯

日 十 三 月 六 年 三 十 二 百 九 千 一

無政府主義領袖俄人克魯泡特金自叙傳

(三續)

胎上譯

幼年時代 (三)

▲吾家系之來歷

▲藝術家之血統

吾們父親的書房牆上，掛着一幅羊皮紙做的匾額。他老人家，時常指着那塊匾額，得意揚揚的向吾們講叙吾家系統的來歷。據他老人家的講說，吾們克魯泡特金一姓，是從波爾特家的洛斯基斯拉夫，瑪斯基斯刺比其公的玄孫建設的。從前曾經做過斯孟列克地方的公爵，那塊羊皮紙做匾額，就是銓敘局的證圖書了。却說從前那時候，俄國人的習慣，多有不知道歷史的價值的。大凡評論古物的價值，祇把那價錢的多少，當做惟一的標準，所以吾們的父親，常對吾們說道：『這塊羊皮紙的匾額，是費去三百圓大洋，買了來的呦』聽他老人家的口氣，就可知道他老人家，是因為那古匾額的價錢很貴，所以才看得寶重的了。

老實說起來吾們祖先來歷，原是很古遠的。從前在封建時代，做英雄豪傑的也有，後來做了莫斯科王的也有，不過到來近代，在國家政治界中，出風頭的人物，才漸漸的沒有了。聽說吾們的祖父和曾祖父，年幼的時候，就已經在軍隊裡退伍出來。隱居鄉間的領地了。吾家鄉間的領地，原來四處都有。但是那些領地中，只是烏爾索波，最是廣大。這烏爾索波地方，就在里亞嫩草地中間一座山上，那地方的樹木花草很多，生得使人心愛，那地方道路，又很舒適曲折，在遠處有起來，真真是一個好景緻了，所以無論甚麼人，一看見那種好景緻，就沒有不想在那地方居住的。所以吾們的祖父，在做中尉的時候，就辭却那軍中職務，來到烏爾索波地方隱居。聽說他老人家，後來就在那個地方，專心專意的，做那開墾的事業，把那縣的土地，又買了許多進來。

却說吾們的祖父，幼年的時候，就和一位農女叫做格格林納結了婚。聽說這位農女

的老兄，原來是一個有名的愛聽戲曲的人，自己會私設了一座劇場。後來却和一個農奴的女兒結了婚。那時候俄國很講階級制度，所以大爺多嘲笑格格林的老兄，不應當和農奴的女兒結婚。但是他兩人所以結婚，實在有一個大大原因的。其原由呢？因為格格林的老兄，既是一位最好聽戲曲的人，那農奴的女兒，却又是一位有名的戲曲大家。他兩人既是趣味相投，所以就不得不結婚的了。却說這農奴的女兒，名字就叫做塞米優諾夫亞，是一個天生成的好女伶。在俄國戲曲著作家中間，要算是有名的人物。並且他的面貌的美麗，態度的妖艷，最能得人的愛情，又要算是世界的美人了。他這位女伶，平常最熱心演他的拿手好戲，所以俄國莫斯科的人，男男女女，沒一個不佩服他的技藝的了。

我們的祖父，究竟也有那樣的藝術的趣味沒有？吾雖不大明白，但是祖母的性情，吾還能夠記憶。不過在吾看見祖母的那時候，他老人家年紀已經很老，手脚都不十分方便，氣喘喘的連說話也說得不十分暢快的了，所以吾所記憶的，就單是祖母老年的光景罷了。但是祖母雖說已經衰老，不能十分發揮他老人家的藝術，然而他老人家的感化力量，却是不小。吾們一家的人，所以能人人都有文學的傾向，那都是從祖母感化得來的了。即說吾們的叔父中間，曾有一位小詩人，著過一集詩集。但是因那詩集中所說的小事情，在吾們的父親看起來，很不滿意，所以故意的設法瞞着人家，不使人家知道了。後來到了吾們的時代，親戚的子女中間，和吾們一樣。多半對於當時的文學，有些知識。唉！吾們對於祖母的感化，是終身不會忘却的啊！

(未完)

入獄始末記

(續)

老海

附錄

▲吳虎頭

癸丑秋，國風日報停刊之時，惟吳虎頭君待蒙偵奴之舉。因吳君於時評中時指摘袁氏謀叛民國之野心至夥，且以「袁大總統對外奄奄有死氣」一評，得罪尤深。當兵警來捕，吳君走匿于舍，狀甚為恐，予戲曰：「君雖乃虎頭血蛇尾！」君則正言曰：「子勿以予為畏死，予因袁氏罪惡有待于發憤者，故暫避其鋒耳！」果也，於民國四年，君與同志在滬上，著「民國還魂記」一書，痛詆袁氏帝制自為之謬妄，卒為偵奴捕得，解送燕獄，從容就死。予察執法處時，守兵為談諸囚死狀，曰：「最近只吳某出獄高唱絕命歌，意氣自如，且告同囚者曰：『我死，吾黨必有繼承者，請告某某不屈狀！』等語。」嗚呼！壯哉！前言之戲，追悔何及！謹綴數語，媿謝故人于九泉之下。

▲郭潤軒

郭潤軒為吾邑剛者，光復役，率晉學生隊南下，頗著戰績，與李岐山、丁為密。二次革命後，往來秦晉間，聯絡同志。民國四年春歸里，時狗屁吹之仲知安邑軍，素與君有嫌，乃承金永旨，以通匪罪君死之。是年，岐山偕予入白水，歐曹俊夫王祥生諸君，密定西北革命之計畫，中途夢白告予曰：「起！起！四川已搖動矣，尙何濡濡欲？未幾，雲南獨立電到秦，謂已攻入叙州，則疑君之英靈尚在，何不棄提仇人魂魄去，且其逍遙法外耶？」

未完

梧桐和蓮梅的故事

(續) 萬生

是蓮梅嫂嫂的聲音是她嫂嫂自窗眼裡窺見他們相依相傍的情形所以聲張一番以洩平日仇恨蓮梅的心理借此一鳴打算要了蓮梅的命又恨這一塊不但蓮梅的母親完全編到連四隣的親朋都聽到了梧桐此時真是手足無措，一言不發，蓮梅的面色都氣白了等了片時冷突兩聲，立起身來，雙手接着梧桐的脖子接了一個吻滿面淚痕說你走罷！只怕從此一別我們相見的機會就很少了或者從此再不能相見了！我真不閉白世人為什麼嫉妒我們相愛？我們相愛和別人有什麼關係！你走罷！以後有消息寫信告訴你！梧桐說妹妹！我回去再想法子，總要把你救出外，不然我們也要同時死在一處！千萬不要自殉短見保重。保重！我走了！」梧桐走出書房，經過舅母床前勉強也說一句「舅母！我走了！」但是舅母伴裝聽着不理他他只長嘆了一口氣，走到大門外，眼看着許多男子向他發聲笑，婦女們更甚點還有些平日的熟親朋見梧桐走過來亂罵的避開了，梧桐只有低下頭去上路走一面反覆思索，他心裡說「相愛非男女二人的事，和別人沒有關係罷？生育是愛人的女子自身，實任別人沒有什麼責任罷？為什麼嫂嫂出頭干涉？親朋跟着非笑？母親不喜許？那牛馬一樣，強拉的婚姻不叫做苟合！兩相愛悅的男女關係反叫做苟合！苟字太無意義了同床各夢毫無愛情的夫婦叫做姦淫！幾乎自然兩相愛好的肉體關係反叫做姦淫姦字也失去本意了！咳！世人如此糊塗呀！」翻來覆去的這樣想約有半鐘的時間已到自己家中這一段事，自然不敢告訴父母輩，但是怎麼樣可以救出蓮梅和蓮梅同他相別時的慘慘而影都很明晰的存在他的腦海中睡夢中常，哭出蓮梅的名字，

隨便談談

始作俑者豈無後乎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蓋深惡其作假，像人而實無人心也。不意孔子所言，至今實成相反，何者？今世之帶假面具，像人而無人心，自欺欺人者，滔滔幾於皆是。以子觀之，皆作俑者之後人也。然始作俑者，豈無後乎？雖然如此，試問人胡而為帶此假面具也？不過曰目所視，十手所指，恐人窺破其陰微耳。此皆知其一未知二者也。試再向下讀幾句，則假面具亦徒勞耳。然則欲使作俑者之果無後，必先使世人去此面具，欲去此假面，亦惟有少私寡欲而已！

一個被犧牲的女子

萬生

九點鐘搖了下堂鈴，甲姑娘回到自修室中，剛剛坐在桌傍，要讀備午後的功課，乙姑娘飛跑的進來，臉色都變了，急忙的說：「姐！高文樑開除了，乙姑娘站起來問道：『為什麼？』乙姑娘答說：『不知道！開除的牌上也沒明說，只有：『不守校規，有碍本校全體名譽』這些莫須有的話。』甲姑娘聽到此地呆了半晌，長嘆一口氣，說：『妹妹你第二室有沒有功課？我想和你談談。』乙姑娘說：『好！我也很想和你談談。』甲姑娘說：『妹妹！你知道！這是開預兒第一遭呀！往後看！同學姊妹們遭同樣犧牲的人多着呢！自經張校長接事以來，那一天不把幾個剪頭髮，穿外套看新書，愛自由的姊妹們不做眼中釘，高文樑

的開除。這在我意料之中了。因為文燦妹在我們姊妹行中體最真而最口快，最勇敢。別人不敢說的體面要說，別人不敢做的體面敢做，他不但怕男子，她簡直忘她是女子了。」又說「妹妹你想在我們開封城，水牢鏡以下的文明社會中，高文燦的言談行事只是口快一條不知還要招來許多物議。那些遺老遺少軍閥官僚目命為移風易俗正德育化人，下死力來作踐我們女子的人，已經充塞了教育機關。補了我們的周圍，只有我們那一個最不幸的，先受他們的宰割。那一個是真豪傑能衝破他們的網羅！」乙姑娘說：「姐姐說得不錯！我近來常常回想自從我們一同來到開封入了這個學校三年之中，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患難。那一天，不和我們的敵人——同學的敗類，教育界的前輩，學校的師長，家鄉的腐儒，家庭的父親，新學界的流氓，……繼續爭鬥，那一天我們敵人不在暗中計算我們！」又說「姐姐！我今天早上在食堂內彷彿聽到有人說：高文燦要開除，是因為她昨天午後七點鐘到第一中學同鄭馬嚴五處去還帳，她正在女賓接待室和馬說話時有人來報告本校長長立刻到第二中學去看看說：接待室內，被學生包圍着。一個和校長……的女子，是不是本校學生，不然他們就要嗎？要捉走了。情強校長太老實他冒昧的跑去了，到第一中學並沒有見有甚麼學生包圍接待室，只有高文燦在那裡和馬校長談話，這一類的混帳話。又說：有人說本校報告的人是一中學學生，也有人說是想同馬校長爭地盤的人；總之我想這件事確是無廉恥無心肝的人借校生部為他們的黨爭！」高等派，本省師範派，南京北京高師北大派，等，——他們的地盤，他們的飯碗高文燦能不知不覺之中作了他們的犧牲者，唉！現代人心如此！女子環境如此！姐姐，你想高文燦開除了以後，定要被鴻雁帶回家去，馬上婚姻問題就會來到頭上，她以後的境遇如何危險？如何可怕可憐！那一個羸弱的女子處在萬家莊萬社

會的命賊池地中如何能拍脫得開？她平日反對的牛馬生活體的痛苦有多大？」說着滴下淚來甲姑娘說：「妹妹！不要傷心以我想高文燦的開除和這以後個人的境遇也不過是難一人的不幸罷了，你看中外古今作女權運師的人犧牲了多少前輩也是不可避的現象，我們何必對她傷悼呢？祇是這件事的實現，叫我們想到河南女界前途的悲慘，文化的破產，教育界人格的破產大可傷悼，大值一哭試想！一個女生去會師長要開除，一個校長會女習要撤差，還有什麼麼驚呀！捉姦呀！包圍呀！情是人頭高鳴！何等奇怪！醜態！可笑侮辱女子的人格已到如何地步？他們自處在什麼地位？」她們倆個談到此處，已經搖了第二堂的下堂鈴乙姑娘說：「姐姐！下堂再談罷！第三堂我有修身課，看看跟校長今天發什麼議論！」乙姑娘上堂去了不一刻搖十一點的上堂鈴，校長來了把課本放在桌上，眼睛瞧着天花板，一聲不響在講台上走來回好久嘆一口氣，接着說：「古人說：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有點過當，不合現在社會的理想我們辦女學不能取法他，但是西哲說：教育青年三育並重即體育智育德育並重的意思，這個意見，雖然不錯但是聽我的都見，在現在中國尤其我們河南應當以德育為先！不然青年男女久，受了新學說的薰染，假自由之美名，踰閑蕩檢，一定要鬧出空話來！我到校以來，很見到此地，所以我自己担任修身功課，是想多注意德育的意思，可惜講了一年，沒有收到效果？」張校長話到地，眼睛盯着幾個剪髮的女生露出憤怒的樣子同班的學生當時也現出多種的表示在顏色上，有的是同情，有的是厭惡！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五日

☆ 失望的她 ☆

羅漫

從春望到夏，
從秋望到冬，
——年頭望到年終——

她的眼兒癡穿，

她的心兒氣痛，

她總不見她的人兒回來呵！

☆ 她含着汪汪的淚，

她摀住焦急的心，
她想：

「他怎麼總不回來！

他不是會說：

我對得住他，

他總對得起我；

而今，我豈對不得他住嗎？

我朝朝暮暮，勤勤苦苦，

侍奉他的父母，

撫育他的弟妹，

我從未得一剎兒好好休息。

倘使我稍稍做得不好，

他的父母還要打我，

學 羅

他的弟妹還要罵我！

我爲着他吃盡多少的氣，

我爲着他流了多少的淚，

我爲着他銷過了青春，

我更爲着他……

我這樣，還對不得他住嗎？

☆ 他怎麼總不回來？

可憐我沒有贖書，

是不會寫信，

我滿腹心中事，

欲訴，無法訴！

☆ 我的人兒！

我是夜夜在想你，

我是天天在望你，

你怎麼總不回來？

記得我夢見過你：

你親密地吻着我，

你熱烈地抱着我，

我倆的血交流着，

我倆的淚交流着，

我倆又親熱又離過，

而且我也記得我倆是在緊緊地互相抱着，

而且我也記得我倆是在緊緊地互相抱着，

而且我也記得我倆是在緊緊地互相抱着，

而且我也記得我倆是在緊緊地互相抱着，

而且我也記得我倆是在緊緊地互相抱着，

五

待醒後，我又深深地失望了！

一九二三，六，一四於上海。

◆ ◆ ◆

短 篇 之 點

之 點

竈竈者，居技安，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年愈古稀，冠履顛死，髮已蒼，目已盲，而齒牙墮落，而耳失其靈機，手足攣蹠、筋骨痠痛，行必依倚曳杖，起坐不能自如，貧無相石，紡績自力，破屋數椽，木枝支豎，衣敗絮，嚼糠粃，加之凶歲饑饉，盜賊蜂起，其子亡命沙場，其媳終日號泣，至血枯淚盡而歿，老竈突之慟，已幾失明，尚遺一子，名曰艾艾，年已八歲矣。動泣啼嗚啞，牽老竈之襟，而欲覓其母，老竈觸聲傷心，殘淚潸潸，略略而曰：「艾艾！你母已化矣，何能覺得？再無呼號，以刺我心！然哭號言語之際，而老竈膽不敢稍離紡機，艾艾曰：『奶奶！你紡！你紡！借往門外以待我母！』」

老竈曰，我你尙可苟延殘喘，而不至於死者，以我織紡故也；若夫休工，不死於饑寒，即死於悍吏，你可玩去。再無擾我！

艾艾曰你紡！稍外一運。

老竈曰，艾艾！我一日織紡所獲之利，除日費外，積金恰夠月賦，若問休工，則必減食，不然，而賦錢又不夠了！減食事小，賦錢事大，誰減食小事，艾艾！試問你能忍之乎？

艾艾聞之，雙手掩目，不發一語，作深痛狀！

老竈親及，面無懼之淚，又益眶矣！然手仍未敢離機耳。

（昔人謂苛政猛於虎，吾常疑乎語甚，本此益信。）

秋衣未備，嚴寒復來，而苦痛於是又增。

冽寒刮膚，飢風怒號，加之大雪封戶，危壁幾傾，甕冷無煙，水缶底凝，僅有薄金戶許，尙可禦寒。老竈無奈，將艾艾攜諸懷以去，

艾艾曰，奶奶！我身如冰冷已不堪矣！你盡籠爐！

老竈曰，天寒數日，未能作工，食尙不足，何有錢購煤呢？

艾艾曰，我昨日見牀下尙有數塊煤球，何不用了？

老竈曰，艾艾！昨晚所竈之火，即用此煤，今已罄矣，你可踴躍踴躍去就不冷了。

艾艾曰，我腳腿已疼的全不自覺，安能踴躍呢？奶奶！今日不火，

你我必死，何不買煤去！

老竈曰，錢已盡矣！艾艾！可忍耐忍耐，就過去了！

艾艾曰，我見牀席之下，尙那若干銅錢！

老竈曰，彼是預備的賦錢，今若費了，三二日後，悍吏以至，咱

的公賦不償，不是摧毀屋宇，即鞭笞加身，一到那時，可奈何！艾艾！你想想，我已七十有餘，尙能持彼悍吏之鞭乎？艾艾！可受些寒則免此禍矣。

艾艾曰，我饑的不可忍矣。

老竈曰，咱家並無存糧，再待一待，風雪稍休，我可與你購

去。

艾艾曰，我記的我枕之傍，尙有昨日剩下半個麵包奶奶！可與我

取一取！

老竈曰，我已餓二日矣！昨晚飢不可忍，將你所剩的麵包，我已

吃了這艾艾聞之，懷喪不語！

老嫗飢寒交迫，鬱積成疾，鷄骨支牀，輾轉難眠，痛欲糜終日呻吟，而所積的賦錢，已漸告罄。然病愈篤，閉目不起，忽聞里巷咆吼，驟奔跌厥，棟宇聲，漸近，老嫗曰：「悍吏來矣！可奈何！」語未已，而扉窗鏗鏘，老嫗聞之目痛口呆，兩淚如飛，脛股盡軟，搖搖然若與魂魄，竟不覺其身為已有，艾艾見其狀而大哭，老嫗兩手大搏曰：「可奈何！可奈何！吾死期至矣！」門聲甚迫，叱罵不休，烈烈如鷄鳴，頃刻之間，摧傾破扉，艾艾驚駭大呼曰：「奶奶！悍吏來矣，來矣！」語間，悍吏已至牀側，連呼收賦，老嫗髮毛夜露，俯首不敢睨，揮淚相告，語言失次「悍吏怒目如牛，厲聲曰：『無家不以此兒委！老嫗嗚咽曰：『吾孫少且弱，吾老且病，我平日每天織紡，所得不過數十銅錢，此數日天氣甚寒，未能織紡，又如病篤，故積錢已罄矣！』悍吏聞言益怒，鞭打橫施，艾艾伏地哭之絕，老嫗憤填胸臆，口裏難道，色青氣促，爬抓心頭，喃喃自語曰：『我寧賦惟謹，人所共知，不憤我幸被賦促死！』」發然睜目切齒：「死亦當也」，既而睨及艾艾曰：「我死固不足惜，惟我親愛的……何所託乎？老嫗欲哭無淚，欲撫艾艾，而手不能自舉。移時又曰：『吾腸斷矣！艾艾！我實與你割愛不下！可奈何！』唧唧未已，輾轉之際，咯咯數聲，口吐血暴注，奄然竟斃！然目終未瞑也，悍吏收其產而充賦，遂去，艾艾不知流落何處！

嗚呼！質諸天下有心人，聞之事不聲淚俱下乎！噫嘻！云何豈非社會組織之不良，有以致之耶！

(完)

長亭會

(又名「救世軍」係改「人羣釋放」本) 小戲

淨「喂，呀，大胆哪。」閣下說話太猖狂。酌減五倫和三綱。忠

學 派

孝節義舉賢講，教化愚民不反當。雖說設教是虛妄，巧借圖謀才富。○「生微與笑答」。若無忠義把他們「指衆軍」。誇獎，雖肯替死上戰場。○只要我有權利享，殺人曾野又何妨。○「生作驚狀」。縱然世界是農工創，勞心者治人理應當。你爲人羣謀解放，我因權利，偏要逞強梁。○本當將你的性命喪，「生冷笑」，念在同年拈過香。要我倒戈無指，再若是胡言「作抽刀勢」命不長！

生「唉，賢弟呀！」「賢弟息怒休誤會。再聽愚兄說一回，「淨轉半身，現不欲聽狀」怪不得世人圖富貴，原來是金錢入了迷。有錢的萬事能支配，貧賤難受任施爲。菜蔬茶飯嫌無味，綢緞地羅四季披。輕裘肥馬多華貴，高樓大廈甚充輝。妻妾多，僕紅又倚翠，還要選名妓把酒陪。飽裝遺抹百錢，勾魂攝魄染梅毒。縱有了兒女也殘廢，一棒工作不歸爲。銅山學食終崩潰，妓女遊民出自誰。天道報施理不對，種豆得豆自然歸。萬惡的金錢真可畏，惹起人羣自相摧。戰場替死皆同類(淨點頭，傾聽)。殺人放火化劫灰，勸取民財加重擔，巧訂法律來範圍。鬧得人民難安睡，鬧得鬼走雞也飛。生活高，逼民爲土匪，他人招去供指揮。(淨身復原，並現欷歔狀)。又來與你爭權位，兩虎相鬥都吃虧。古今來多少英雄輩，幾箇木路不衰微。萬國勞動同結隊。

未完

平民叫苦集

古今詩人，爲平民叫苦者，每有動天地泣鬼神的驚作。當思都成一集，以供同人參攷；奈藏書不多，空存此事於腦中者有年矣，終不能達目的，無已，因遇古人一種詩集，便檢抄幾首，而仍

七

不免於掛漏，今特發「癡願」闢此關於「學園」中，請同人讀古今名家詩集，有關係平民苦痛者，隨手寫寄本刊，以便彙登，暫時不拘朝前，後，只注明作者姓名，一俟彙單足時，再行編訂，老梅特白。

今樂府

明 劉城伯

賊逃歌

兵邪逍遙，賊使之逃！賊邪困急，兵使之走疾！吁嗟乎！乃使之逃！(一解)兵逃遺馬騾，賊逃遺金珠，所遺云誰去？誰者死路隅！

(兵來賊往，民苦在其中矣，寫兵賊相逼，更似近事。梅評。)

愍災歌

前人

彼月而火，此月而火，曾幾何時？焚如手頃播！我有長技，弗以備災，而為民禍！(一解)庀材膠矣，鳩工修矣！可憐一炬，失者大矣！失此不可又謀補，弔死扶傷，則卜治！我心孔憂，告謀者！(二解)(此大似寫清宮近火，宮中一炬，所失甚大，皆吾民脂膏之餘也，為焚去斯已矣，若再謀補修，則民又將弔死扶傷之不暇矣！梅評。)

出版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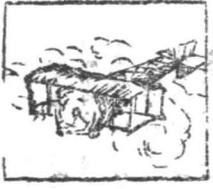
有還未明白無政府主義的學園讀下列各書！

近日街談巷議，都說總統走、內閣散，已無政府了，無政府了，不明白的人，或真以為我們所唱導的無政府主義實現了。莫弄錯，我們的無政府主義不是這樣的。有下列的這些書為證，不明白的，還請他細心一讀「民聲合刊」(六角)「無政府主義討論集」(二角)「近世科學和無政府主義」(二角)「真理叢刊」(四分)「夜未央」(二角)愛讀者，請寄郵票到廣州，小東門定安里五十六號二樓鄭真恆，即有奉寄。

☆☆☆

小通信啟事

本刊為介紹通信起見特闢小通信一欄合於下列各條者酌量照登概不收費
一、每一通信不得過三十字
二、關於詢問各勞動各學術團體及各出版界
各新聞界之通信
三、關於我國前項各弄個人之通信



民國十一年十月十日出版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月出一冊	冊數
二元四角八分	一元三角四分	三角三分九分	本京外埠 郵費在內

編輯者 國風日報社

發行者 國風日報社

北京魏染胡同

印刷者 同昌印刷局

